

何谓

农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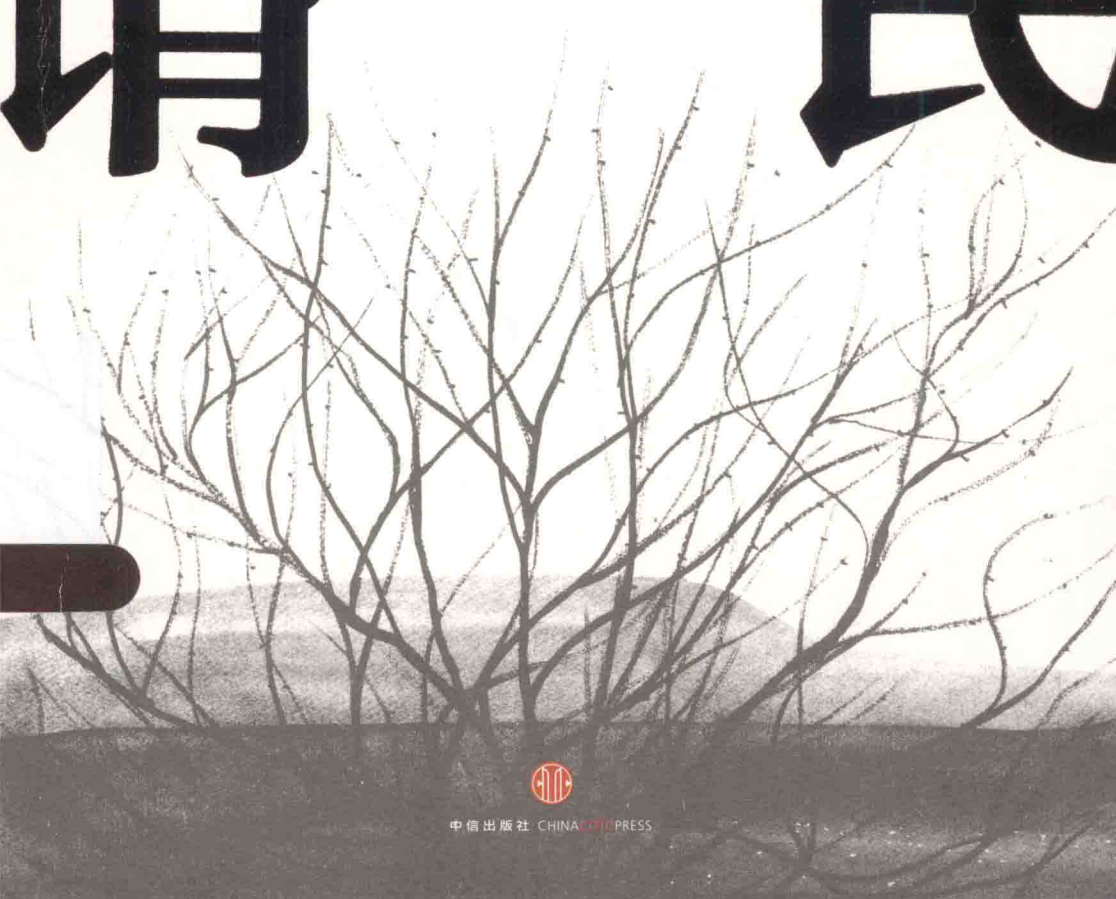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

讲述丛书 / 01

不了解农民，
如何理解中国？

历史似乎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，
他们忍受，但并不将其视为全部，
他们感受悲欢离合，嬉笑怒骂，
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。

司徒朔 | 著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

讲述丛书
01

讲述

农民 何谓

司徒朔
| 著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 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何谓 / 司徒朔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086-4610-7

I. ①农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9954号



农民何谓

著 者: 司徒朔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40mm×920mm 1/16

字 数: 135 千字

印 张: 14.5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610-7/I · 517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 次: 2014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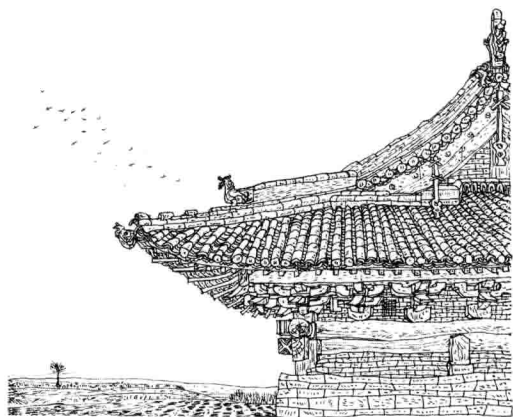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自序

城与乡

—

爷爷：“北京人好，天津人不行。”

我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爷爷：“北京人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说话，里边儿一个脏字儿都没有！”

我：“天津人呢？”

爷爷：“天津人？你要是门口种棵树，天天有人来给你浇水。”

我：“那还不好？”

爷爷：“开水！”

说到“开水”两个字，低头抽烟慢条斯理说话的爷爷，突然坐直扭过头来。我笑得都没能看清他的表情是否也像马三立。这成了我关于城市的最早启蒙。

多年后，我到北京上大学。先坐汽车抵达赵公口长途车站，又改乘公交来到了著名的交通枢纽西直门。那时它还是大圆盘造型，桥侧拥挤着一排排的小公交。售票员流利地叫着“……华……大颐和园了，……华……大颐和园了”。北京人习惯性的快语和吞字，让我犹豫了很久才爬上了一辆汽车。坐等发车之际，不知道因为什么两辆小公交发生了冲突。一位售票员站着扒着车门，另外一位则从窗户中探出头来，京骂犹如滔滔江水，流淌在古都的街道上。我惊讶得目瞪口呆，又欣喜得喜笑颜开：原来北京人民也不那么“文明”啊？

再之后，在号称人文之地、科技摇篮的中关村，我又领教了更为纯朴的骂声。两位衣着光鲜的女士过马路，一辆汽车抢行，擦身而过。其中一位，对着远去的车尾发射出一句“抢孝帽子呢吧！”另外一位，箭步上前，补射了一句“急着去投胎呢吧！”我不禁感叹：真乃传神之作！

我爷爷的评价，有些不靠谱了。可北京是让人亲近的，起码对于我这种进城农民而言，的确如此。我常常在想为什么？大概它来自文化的黏合力。脏话里寻找传统，颇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感觉。京骂的博大精深，里边蕴藏着无数的传统思想。披麻戴孝，是儒家礼仪；六道轮回，是佛家用语。两句骂人话里，儒释道已经暗藏其二了。

但北京又是有距离的。它来自哪里呢？我的一位朋友常说，你看首都的街道，那种宽阔里有一股皇气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因为一般人哪会把路修得这么没人气呢？还是在京骂里找找吧。在我家乡的土话里，最恶毒的三个字是“私孩子”。北京话中类似的说法是“丫挺的”，它

是“丫头养的”的连读。这自然是老爷公子们的杰作。

所以，很多人喜欢北京，因为它浸透在传统农耕文明中。至于有些隔阂，那多来自官场文化的熏染。而人们对于上海和天津的偏见，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工商文明的排斥。

我服膺一个判断：本质上，中国人都是农民。所以，不了解农民，你就不能说理解中国。

二

爆竹大概最怕过年，一要殒命，二要挨骂。

写下这几个字时，适逢春节。我在村中，一边享受着清夜扪心的安宁，一边听着微博上来自城市的“炮声”。我的同事，一位大V写道：“这个点儿还放鞭炮的人没孩子，我说的是双关语。”

我喜欢鞭炮，但限于农村。大型的产品，为祭祖而燃。天阔地平的旷野，一声轰鸣，或是一串的爆裂，是无法替代的情感宣泄。炸药的含量，随着人们的钱包在膨胀，可当它可以用斤来计数时又能如何？乾坤之内，那不过是个小叹息。天地之大，人生之短，感受更清晰而已。小型的产品，为祈福或游戏而放。划地而建的院落，几声脆响或是一阵的喧嚣，是静中求动的气氛调解。它不会过大，也不会过晚出现，因为放炮的人要自避其扰。

至于城市里的烟花，我则有些敬而远之。楼下的一个二踢脚蹿到我的窗前，我都想朝下打上几发闪光雷。人口的密集，让建筑不得不向天空中发展。于是，头上三尺不是神明，而是邻居。立体空间，需要新的规则；至于那些在街角路边冲霄而起的烟火，也不过是带来片刻片刻的欢愉。城市大了，几点睡的鸟儿都有。声音的干扰，并不会像安全的威胁那样画地为牢，它在肆无忌惮地穿透周边的窗户，入了居民的梦乡。

两相对照，我不认为放鞭炮是什么“陋习”。它本不丑，也不陋，无非是被放错了地方而已。“农历新年”这几个字，已经告知我们，炮仗也是一个进城的“农民”。鞭炮禁还是放的背后，是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突。

其实又何止鞭炮，整个中国人都似乎不适应这个变迁。轻松享受着出境游的新贵国人，归来之时，手拿肩扛着大包小包、大箱小箱，颇有返乡农民的风采。虽然腰缠万贯，但靠着大声喧哗，不守秩序，举止随意等“法宝”，中国人最近还是顺利拿下了全球最不受欢迎游客排名榜的次席。分析之中，最让老外不解的是：为什么那么有钱的人会经常顺走厕所的手纸和餐厅的刀叉？

最近都在提城镇化。有人就提出，重中之重是“人的城镇化”，或者叫“人的市民化”。一般理解，这个词寓意城市化并非只是人的空间转移，还要有同等福利待遇的给予。我觉得不妨再给它增加一层含义，即所有居住于城市中的人，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空间和规则。这需要多方的努力，也需要时间的打磨。听到一些对国人素质的悲愤之言时，

我总是很友好地安慰对方：“要宽容，要耐心。你看，我都学会排队了，还有啥不可能呢？”

三

我家的一个老邻居，晚年得到了一笔“巨款”。确切说是笔房屋拆迁款。至此我才知道，他曾经是天津人。之所以后来他以一张风刀刻画过的脸告别那里，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。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，全国精简了职工1887万人，与此相应，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。经济困难，物资短缺，农村成了蓄水池。这个人，属于其中之一。

周恩来说，下去这么多人，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，史无前例。毛泽东谈起这件事说：“我们的人民好啊！几千万人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不是共产党哪个能办得到？”

时至今日，好多朋友仍会说我：“你真农民！”

刚开始，我接不住这句话。该怎么回敬呢？指责对方“你才农民”，我肯定不甘心。因为从乡土来的我，认为这是对几亿人的侮辱；咒骂对方忘恩负义，我又觉得谈不上。毕竟大家都不过是升斗小民，奈何不得大的社会制度。后来，俺一般会笑答：“我确实是农民”。抵挡住“蔑视”，一片笑声中，我往往感觉自己很心虚：我是农民吗？

我的农业学历，相当于小学毕业。此前城乡学生的假期都截然不同：城里的孩子放暑假和寒假；农村的孩子，暑假被拆分成了麦假和秋假，以在农忙时帮助家长分担点儿劳动，或许还能将来成为标准的“庄稼汉”储备农业知识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已经开始在暑假偷瓜掠枣了。农业劳动能力，也最终成了嘴里的口诀，而非手里的活计。

我的礼仪常识，犹如幼儿园的娃娃。婚丧嫁娶，是传统“礼治”社会的核心。它那繁琐的程序，复杂的举止，于我犹如天书。为了弥补这一课，我曾饶有趣味地研究起《朱子家礼》。又是查字典，又是对注释，最终不过落得个不明所以。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而言，这却是基本的生活常识。

以上这些，恐怕每个从农村走出的人都有同感。可即便如今仍旧在农村的我们的同龄人，也已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。生产方式，生活方式，甚至沟通方式，都已经迥然不同。比如最近回乡，我偶然发现人们已经学会使用“傻逼”这个词。这种高级“文明话”，显然是顺着文化优势的瀑布飘落下来的，它填补了当地语言的一个空白。

所以，我把我的父母一辈，称作最后一代农民。

四

我决定和我爸我妈聊聊，说说那些陈年旧事。

交谈之中，我爸经常笑起来：“现在再说这些，就跟说古一样了！”他没吞字，的确是“古”。可这个“古”其实一点儿都不远，就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；我则经常感到惊诧，原来很多事，都与所谓的“常识”相反。

发现了什么呢？

1958年，当地是大丰收，隔年人们却开始挨饿。我爸的肚皮饱受煎熬，但我妈却说她能吃上大米。

生产队，其实很民主。队长和会计，需要面对一年一次的“海选”。可它并没能刹住“吃喝风”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爸成了“红卫兵”，对自己的揭发行为，他懊悔不已。可混乱中，经济依旧在发展。

改革开放，我想当然地认为制度之变，是个发动机。我爸妈却坚持技术条件的改善，才是农业进步的根源。

宗教信仰，被看作寻找内心支柱的路径。可在农村，它在受到欢迎的同时，却遭遇了最朴素的质疑：圣水能灭害虫吗？

.....

得知我所做的事，有朋友说，你在做口述史。我觉得谈不上。记忆，大多是靠不住的。而历史，需要确凿的时空位置。因此，我只能力图去还原一些事情。如果说历史是棵大树，我不过是捡起了一片树叶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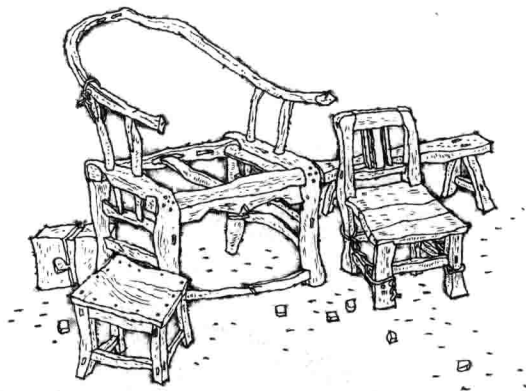
又有人说，你把它写成一部农村发展史。实话讲，我没这么大野心。况且我向来认为，“农村”这个通称下，实际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。读上一本《乡土中国》，就以为了解了中国农民，是无知的自大。如果说农村是片林子，我不过是围着其中的一棵树转了几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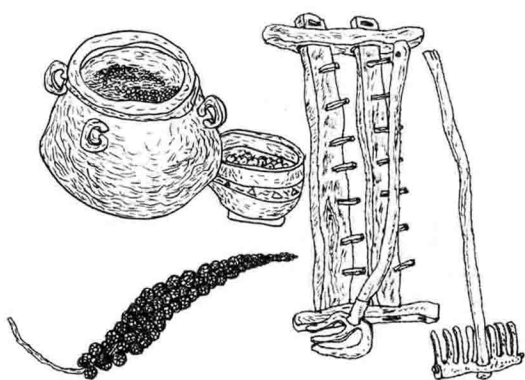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人说，你这是在揭伤疤。我不回避苦难，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。因为我觉得，那些大的社会变动，像极了抡圆的鞭子，鞭梢儿打人最疼，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。可我也绝不会隐藏农民的缺陷。莫言在《红高粱》里称高密东北乡“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、最超脱最世俗、最圣洁最龌龊、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、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”。我的家乡，在当地也被称作东北乡。

其实，我就是想和父母聊聊天。他们享受着老年生活的安宁，也品尝着儿女在外的寂寞。陪他们吹吹牛骂骂街，顺便了解一下何谓农民，不是挺好吗？

我爸说：“操他娘，你知道这一辈儿人是怎么过来的呀？！”

我的确不了解。





目 录

自序
城与乡
001

引子
村庄
001



20 世纪 50 年代—60 年代中期

死亡	—	012
饥饿	—	021
半个地主	—	032
留下	—	040
河	—	049
食物	—	057
生活	—	065

公·私

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—1977 年

生产队	—	076
“文革”	—	087
结婚	—	097
社队工业	—	105
新房	—	113

国·家

1978—2000 年

粮食	—	122
镶牙	—	130
倒驴	—	136
生男生女	—	143
电视	—	151
嫁女	—	159
大学	—	167



2000—2012 年

病	—	176
信仰	—	184
偷窃	—	192
丧礼和婚礼	—	200
土地	—	207

后记

215